

Himalayan
Series of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Culture

城市与建筑文化遗产丛书
喜马拉雅
第一辑 汪永平 主编

拉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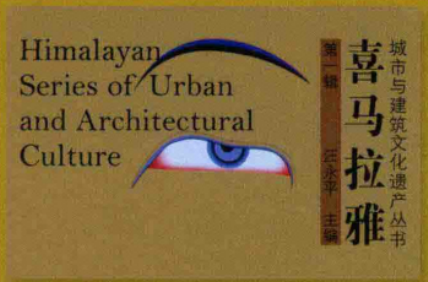
城市与建筑

焦自云 欧雷 著

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文化艺术精品项目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City and
Architecture
in Lhasa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克什米尔谷地传统建筑 ○
- 拉达克城市与建筑 ○
- 加德满都谷地传统建筑 ○
- 尼泊尔宗教建筑 ○
- 耆那教寺庙建筑 ○
- 印度现代建筑 ○
- 印度殖民时期城市与建筑 ○
- 印度伊斯兰时期城市与建筑 ○
- 印度佛教城市与建筑 ○
- 印度喜马拉雅邦传统建筑 ○
- 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建筑 ○
- 日喀则城市与建筑 ○
- 阿里传统建筑与村落 ○
- 拉萨城市与建筑 ●
- 江孜城市与建筑 ○

上架建议 建筑历史 / 建筑学

ISBN 978-7-5641-6844-5

9 787564 168445 >

定价：79.00 元

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文化艺术精品项目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拉萨城市与建筑

焦自云
欧雷 著

City and Architecture in Lhasa

Himalayan Series of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Cultur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萨城市与建筑 / 焦白云, 欧雷著. —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7. 5

(喜马拉雅城市与建筑文化遗产丛书 / 汪永平主编)

ISBN 978-7-5641-6844-5

I. ①日… II. ①焦… ②欧… III. ①古建筑-建筑艺术-拉萨 IV. ①TU-092. 97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3437 号

书 名: 拉萨城市与建筑

责任编辑: 戴 丽 魏晓平

装帧方案: 王少陵

责任印制: 周荣虎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000mm×1400mm 1/16

印 张: 12. 75

字 数: 24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6844-5

定 价: 79. 00 元

行走在喜马拉雅的云水间

序

2015年正值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原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成立三十周年，我作为学院的创始人，在10月举办的办学三十周年庆典和学术报告会上，汇报了自己和团队自1999年以来走进西藏、2011年走进印度，围绕喜马拉雅山脉17年以来所做的研究。研究成果的体现，便是这套“喜马拉雅城市与建筑文化遗产丛书”问世。

出版这套丛书（第一辑15册）是笔者和学生们的多年的宿愿。17年来我们未曾间断，前后百余人，30多次进入西藏调研，7次进入印度，3次进入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脉相连的青藏高原、克什米尔谷地、拉达克列城、加德满都谷地都留下了考察的足迹。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涉及城市和村落、文化景观、宗教建筑、传统民居、建筑材料与技术等与文化遗产相关的领域，完成了50篇硕士学位论文和4篇博士学位论文，填补了国内在喜马拉雅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上的空白，并将藏学研究和喜马拉雅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揭

示了喜马拉雅山脉不仅是我们这一星球上的世界第三极，具有地理坐标和地质学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和文化史上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喜马拉雅山脉东西长2500公里，南北纵深300~400公里，西北在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交界，东至南迦巴瓦峰雅鲁藏布大拐弯处。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部，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主要由三个地理区域组成：北部喜马拉雅山区的高山区、中部的恒河平原以及南部的德干高原。这三个区域也就成为印度文明的大致分野，早期有许多重要的文明发迹于此。中国学者对此有着准确的描述，唐代著名学者道宣（596—667）在《释迦方志》中指出：“雪山以南名为中国，坦然平正，冬夏和调，卉木常荣，流霜不降。”其中“雪山”指的便是喜马拉雅山脉，“中国”指的是“中天竺国”，即印度的母亲河恒河中游地区。

季羨林先生把古代世界文化体系分为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化，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世界上

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喜马拉雅不仅是多民族的地区，也是多宗教的地区，包括了苯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伊斯兰教以及锡克教、拜火教。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如今在印度的影响力已经不大，但佛教通过传播对印度周边的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直接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以佛教为媒介的印度文化和希腊化的键陀罗文化。对于这些文化，如不跨越国界加以宏观、大系统考察，即无从正确认识。所以研究喜马拉雅文化是中国东方文化研究达到一定阶段时必然提出的问题。

从东晋时法显游历印度并著书《佛国记》开始，中国人对印度的研究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并且世代传承。唐代玄奘求学印度并著书《大唐西域记》；义净著书《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明代郑和下西洋，其随从著书《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对于当时印度国家与城市都有详细真实的描述。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人继续研究印度。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曾设“印度哲学课”。胡适任校长后，又增设东方语言文学系，最早设立梵文、巴利文专业（50 年代又增加印度斯坦语），由季羨林和金克木执教。除了季羨林和金克木，汤用彤也是印度哲学研究的专家。这些学者对《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进行校注出版，加入了近代学者科学考察和研究的新内容，在印度哲学、文学、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等领域多有建树。在中国，研究印度建筑的倡始者是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他曾于 1959 年初率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参观了阿旃陀石窟寺等多处佛教遗址。回国后当年招收印度建筑史研究生一人，并亲自讲授印度建筑史课，这在国内还是独一无二的创举。1963 年刘敦桢先生 66 岁，除了完成《中国古代建筑史》书稿的修改，还指导研究生对印度古代建筑进行研究并系统授课，留下了授课笔记和讲稿，并在《刘敦桢文集》中留下《访问印度日记》一文。可

惜 1962 年中印关系恶化，以致影响了向印度派遣留学生的计划，随后不久的“十年动乱”，更使这一研究被搁置起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中国印度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难以跨越喜马拉雅障碍进入实地调研，把青藏高原的研究和喜马拉雅的研究结合起来。

意大利著名学者朱塞佩·图齐（1894—1984）是西方对于喜马拉雅地区文化探索的先驱。1925—1930 年，他在印度国际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教授意大利语、汉语和藏语；1928—1948 年，图齐八次赴藏地考察，他的前五次（1928、1930、1931、1933、1935）藏地考察均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部，今天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前三次）、西姆拉（1933）、阿尔莫拉（1935）动身，沿着河流和山谷东行，即古代的中印佛教传播和商旅之路。他首次发现了拉达克森格藏布河（上游在中国境内叫狮泉河，下游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叫印度河）河谷的阿契寺、斯必提河谷（印度喜马偕尔邦）的塔波寺（西藏藏佛教后弘期重要寺庙，

两处寺庙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还考察了托林寺、玛朗寺和科迦寺的建筑与壁画，考察的成果便是《梵天佛地》著作的第一、二、三卷。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图齐研究藏族艺术和藏传佛教史的基础。后三次（1937、1939、1948）的藏地考察是从喜马拉雅中部开始，注意力转向卫藏。1925—1954 年，图齐六次调查尼泊尔，拓展了在大喜马拉雅地区的活动，揭开了已湮没的王国和文化的神秘面纱，其中印度和藏地的邂逅是最重要的主题。1955—1978 年，他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麓，古代称之为乌仗那的斯瓦特地区开展考古发掘，期间组织了在阿富汗和伊朗的考古发掘。他的一生学术成果斐然，成为公认的最杰出的藏学家。

图齐的研究不仅涉及佛教，在印度、中国、日本的宗教哲学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真正做到“跨越喜马拉雅、扬帆印度洋”，将中印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

终其一生，他的研究都未离开喜马拉雅山脉和区域文化。继图齐之后，国际上对于喜马拉雅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旅游、登山和摄影爱好者，研究成果也未囿于藏传佛教，这一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艺术，包括印度教、耆那教、伊斯兰教甚至苯教都得到发掘。笔者手头上就有近几年收集的英文版喜马拉雅艺术、城市与村落、建筑与环境、民俗文化等多种书籍，其中有专家、学者更提出了“喜马拉雅学”的概念。

长期以来，沿着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旅行（借用藏民的形象语言“转山”）时，笔者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未来中印文化研究的结合点和突破口选择在喜马拉雅区域，建立“喜马拉雅学”，以拓展藏学、印度学、中亚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用跨文化的视野来诠释历史事件、宗教文化、艺术源流，实现中印间的文化交流和互补。“喜马拉雅学”包含了众多学科和领域，如：喜马拉雅地域特征——世界第三极；喜马拉雅文化特征——多元性和原创性；喜马拉雅生态

特征——多样性等等。

笔者认为喜马拉雅西部，历史上“罽宾国”（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文化现象值得借鉴和研究。喜马拉雅西部地区，历史上的象雄和后来的“阿里三围”，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地区，也是西藏与希腊化的键陀罗文化、克什米尔文化交流的窗口。罽宾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克什米尔谷地及其附近地区的称谓，在《大唐西域记》中被称为“迦湿弥罗”，位于喜马拉雅山的西部，四面高山险峻，地形如卵状。在阿育王时期佛教传入克什米尔谷地，随着西南方键陀罗佛教的兴盛，克什米尔地区的佛教渐渐达到繁盛点。公元前1世纪时，罽宾的佛教已极为兴盛，其重要的标志是迦腻色迦（Kanishka）王在这里举行的第四次结集。4世纪初，罽宾与葱岭东部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谷地的佛教中心地位愈加显著，许多罽宾高僧翻越葱岭，穿过流沙，往东土弘扬佛法。与此同时，西域和中土的沙门也前往罽宾求经学法，如龟兹国高僧佛图

澄不止一次前往罽宾学习，中土则有法显、智猛、法勇、玄奘、悟空等僧人到罽宾求法。

如今中印关系改善，且两国官方与民间的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都更加频繁，两国形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朋友关系，印度对外开放旅游业，中国人去印度考察调研不再有任何政治阻碍。更可喜的是，近年我国愈加重视“丝绸之路”文化重建与跨文化交流，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而位于“一带一路”中的喜马拉雅地区，必将在新的发展机遇中起到中印之间的文化桥梁和经济纽带作用。

最后以一首小诗作为前言的结束：

我们为什么要去喜马拉雅？

因为山就在那里。

我们为什么要去印度？

因为那里是玄奘去过的地方，
那里有玄奘引以为荣耀的大学——那烂陀。

行走在喜马拉雅的云水间，

不再是我们的梦想。

边走边看，边看边想；

不识雪山真面目，只缘行在此山中。

经历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事业成就自己的理想。

慧眼看世界，视野更加宽广。

喜马拉雅，

不再是阻隔中印文化的障碍，

她是一带一路的桥梁。

在本套丛书即将出版之际，首先感谢多年来跟随笔者不辞辛苦进入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区域做调研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立项资助；感谢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文物部门与我们的长期业务合作；感谢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的立项资助。最后向东南大学出版社戴丽副社长和魏晓平编辑致以个人的谢意和敬意，正是她们长期的不懈坚持和精心编校使得本书能够以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新面目和跨文化的新内容出现在读者面前。

主编汪永平

2016年4月14日形成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Sunrise Caravan Stay 一家小旅馆庭院的树荫下，正值对撒马尔罕古城、沙赫里萨布兹古城、布哈拉、希瓦（中亚四处重要世界文化遗产）考察归来。修改于2016年7月13日南京家中。

拉萨是青藏高原上的一座历史古城。自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的赞普松赞干布兴建逻些城始，拉萨几经兴衰，并最终成为西藏地方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松赞干布时于逻些兴建的大昭寺存留至今，伴随着佛教在西藏的跌宕发展，大昭寺逐渐成为藏传佛教信徒们心目中的圣地。拉萨与之相伴，其地位较藏传佛教文化圈中的其他古城而言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同时，拉萨也是藏民族所兴建的古城中最具典型性特征的城市。与大昭寺在藏传佛教信徒们心中的地位，以及大昭寺在少数民族建筑史上的地位相比，拉萨在城市史研究领域中所收获的学界关注度则远远不足。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藏式传统建筑研究的展开，拉萨作为西藏地方的中心之城才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伴随西藏开放之路的拓展，雄踞雪域高原的西藏传统城市文化又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受诸多因素影响而产生的隔绝之势也逐渐消解。当前飞速进展的城市化已然惠及西藏，以拉萨、日喀则等城市为代表，发展速度之快让世人感叹。城区面积飞速扩张，生活方式日益变革，城市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见证着发展。然而，也有人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破坏了世界最后的一方净土，新建筑的大量植入影了原有的地域特色，让这被唤作“天堂”的地方蒙上了现代城市喧嚣的面纱，少了往日的宁静。本书对于拉萨城市历史的研究，既可以丰富城市史体系和理论，也可为城市发展实践提供思考和借鉴。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拉萨的历史沿革	1	第二节 城市规模	49
第一节 吐蕃时期至帕竹政权时期拉萨的发展演变		1. 城区规模	49
1. 吐蕃时期的拉萨历史沿革	2	2. 人口规模	51
2. 分裂割据时期的拉萨历史沿革	2	第三节 文化背景	54
3. 统一政权时期的拉萨历史沿革	12	第四节 社会与宗教	56
第二节 甘丹颇章政权时期拉萨城的发展演变	17	1. 市民构成	56
1. 早期拉萨城的兴建	26	2. 宗教流派	59
2. 中期拉萨城的扩张	26	3. 宗教节日	61
3. 晚期拉萨的城市转型	31	第三章 拉萨官署建筑	65
第二章 拉萨城市基础与文化构成	38	第一节 政教合一的官署建筑	66
第一节 城市基础		1. 布达拉宫	66
1. 地理位置	45	2. 大昭寺	69
2. 驿传线路	46	第二节 普通官署建筑	71
3. 商贸往来	46	1. 驻藏大臣衙门	71
	47	2. 朗孜厦	77
	48	3. 雪勒空	78

第三节 扎什城	79	第五章 拉萨传统居住建筑	113
1. 驻军制度的设立	79	第一节 世俗贵族的府邸	114
2. 扎什城的营建	79	第二节 平民住宅	127
3. 扎什城的空间结构	81	第三节 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	129
第四章 拉萨宗教建筑	85	第六章 拉萨林卡	133
第一节 藏传佛教建筑及其分布	86	第一节 林卡的发展状况	134
1. 拉萨城内格鲁派的主要寺庙	87	第二节 林卡的类型及分布	137
2. 摄政活佛的喇让	93	1. 行宫园林	139
3. 拉萨三大寺	99	2. 寺庙园林	142
4. 拉萨城郊的其他寺庙建筑	103	3. 庄园园林	143
第二节 其他宗教建筑及其分布	104	第三节 林卡营造的城市公共空间	144
1. 清真寺	104		
2. 教堂	107	第七章 拉萨历史街区与城市公共空间	149
3. 关帝庙	108	第一节 拉萨历史街区——八廓街	150
		1. 空间结构	150
		2. 文化特征	152

3. 街巷体系	153
4. 商业与市场	155
5. “内寺外市”的布局模式	162
第二节 拉萨城市公共空间	163
1. 城市广场	163
2. 转经道与城市道路体系	167
3. 拉萨城市空间结构的意象表达	172
结 语	175
附录 城市年代表	177
图片索引	181
参考文献	186

第一章 拉萨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吐蕃时期至帕竹政权时期拉萨的发展演变

第二节 甘丹颇章政权时期拉萨城的发展演变

第一节 吐蕃时期至帕竹政权时期拉萨的发展演变

拉萨历史悠久,可溯源及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从其诞生发展至今,几经兴衰,最终成为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发展历程可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统治时期是拉萨城的初建阶段;松赞干布之后的吐蕃王朝时期,是拉萨作为佛教文化中心之城的发展阶段;西藏分裂前期的拉萨多灾多难,使其处于停滞发展、渐趋衰败的阶段;西藏分裂中后期之时,佛教文化再度弘传,拉萨作为佛教弘传的据点开始重新萌发;元明时期,萨迦地方政权和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先后管理西藏地方,统一政权下的拉萨蓄积待兴,并逐渐提升为西藏佛教文化的中心之城,为清代拉萨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清代是拉萨城市发展的全盛阶段,格鲁派的兴盛与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使拉萨得以成为政教合一政权的首府之城;晚清时期,随着外来势力与文化的侵入,拉萨也进入了城市发展的转型阶段,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今天的拉萨日新月异,发展速度之快是古城所无法比拟的,尤其西藏民主改革后是拉萨的迅猛发展阶段。

1. 吐蕃时期的拉萨历史沿革

(1) 吐蕃早期拉萨地区的城镇发展

拉萨地区自古就有居民生活。1990年拉萨曲贡遗址发掘工作成果的取得,无疑是一有力证明。该遗址地处拉萨北郊曲贡村附近,属拉萨河谷边缘地带,海拔3 680~3 690米,是迄今已发掘的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根据考古学家初步推定为公元前2000年,或稍早一些,大体与中原龙山文化的晚期相当。除30多座墓葬外,遗址中主要发掘了10多座灰坑,其丰富的出土遗存证明当时拉萨地区已经有居民的定居点。

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推进的过程中,西藏进入了藏文史料统称的十二列国和四十小邦的统治时期。西藏古人的各氏族部落之间为寻求生存而相互争斗,征服吞并,最终“在藏区上、中、下三部地区形成了岱本或十二个小邦国,偏远地方的氏族部落大都像以前一样割据,藏族史书将这些称为‘十二列国’和‘四十小邦’”¹。依据《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之记载:“遍

1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任,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第2版.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等译.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26-27.

布各地之小邦，各据一堡寨。”¹并逐一列举各小邦王及小邦大臣之名，又曰：“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应世而出，众人之主宰，掌一大地面之首领，王者威猛相臣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最终，以鹵提悉补野之位势莫敢最为崇高。他施天威震慑，行王道治服。”²从这些记载中可知鹵提悉补野的权势最为强劲，事实也证明最终是鹵提悉补野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由此进入了辉煌的吐蕃王朝时期。

鹵提悉补野王统世系始于聂墀赞普³之时，“蔡弥穆杰和宗弥恰嘎担任此赞普的神师，创建了雍布拉康宫。部分苯教史书记载，聂墀赞普时期创建了‘索喀尔雍仲拉孜’和‘青瓦达孜宫’，苯教得到了发展”⁴。悉补野世系中的第二代穆墀赞普时，建苯教城堡“科玛乃邬琼宫”。悉补野世系中的第三代丁墀赞普时，建造苯教城堡“科玛央孜宫”。悉补野世系中的第四代索墀赞普时，修建苯教城堡“固拉固切宫”。悉补野世系中的第五代德墀赞普时，修建苯教城堡“索布琼拉宫”。悉补野世系中的第六代墀贝赞普时，创建了苯教城堡“雍仲拉孜宫”。第七代王止贡赞普时，修建了苯教城堡“萨列切仓宫”⁵。从以上苯教史书中的相关记载中可见：悉补野王统早期的诸位赞普在位之时都会兴建新的宫殿。其后从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时起至第十五代赞普肖烈时止，在雅砻河谷的青城（今山南地区琼结县）的青瓦达孜山上，曾先后兴建了达孜、桂孜、扬孜、赤孜、孜母琼结、赤孜邦都六座王宫，其中达孜宫（即青瓦达孜宫）在六宫中最负盛名，这在许多藏文典籍中都有记载⁶。可见吐蕃与中原汉地对宫殿的兴建与利用不同，中原汉地各朝兴建的宫殿，如无特殊原因选择迁都，多能终其一朝一直沿用。而悉补野王统则倾向于每有赞普继位，常会选址兴建新的王宫，原有的王宫或继续沿用做它途，

1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M]. 王尧, 陈践, 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24.

2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M]. 王尧, 陈践, 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25.

3 赞普: 为吐蕃人称呼其君主之特有名词。其意义据《新唐书·吐蕃传》之解释为: “其俗谓雄强曰赞, 丈夫曰普, 故号君长曰赞普。”就藏字本身意义而言, “赞”为吐蕃人所敬畏的魔神; “普”为阳性字尾, 意思就是视其君长为神的化身, 具无比威灵。其反映了吐蕃的意识形态与信仰, 赞普就是天神, 赞普本身就具有神的特质与能力, 他的统治权既非“神授”, 亦非“受命自天”。

4 恰白·次旦平措, 诺章·吴坚, 平措次任.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 第2版. 陈庆英, 格桑益西, 何宗英, 等译. 拉萨: 西藏古籍出版社, 2004: 26-27.

5 参见: 恰白·次旦平措, 诺章·吴坚, 平措次任.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 第2版. 陈庆英, 格桑益西, 何宗英, 等译. 拉萨: 西藏古籍出版社, 2004: 26-27.

6 杨嘉铭, 赵心愚, 杨环. 西藏建筑的历史文化[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7.